

小说集

追雲月

陈华淑

11

胜友书局联合出版
新加坡作家协会

I 339.117

C447

小说集

追雲月

讀者是
小說、散文
語言學家

710687 陈华淑

封面题字：林东彦校长

胜友书局联合出版
新加坡作家协会

追云月

督 印：李元开

作 者：陈华淑

封面设计：黄秀华

出 版 **勝友書局**

兼 行：SENG YEW BOOK STORE

发 行 Blk 231, Bain Street, #01-15/17,
Bras Basah Complex, 百胜楼(书城)
S'pore 0718. Tel: 3374653

统一书号：SY: 01-266

ISBN: 9971-52-074-5

日 期：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初版

©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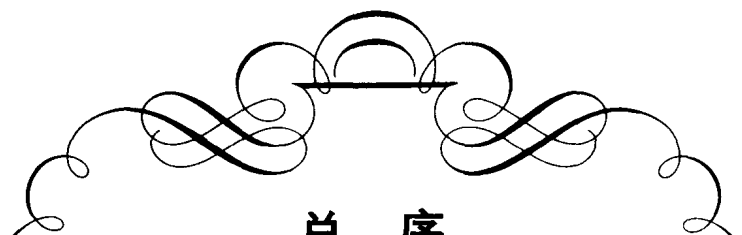
Printed by: G. T. Printing & Trading (Pte) Ltd. Tel: 270 2639

作者简介



陈华淑，新加坡公民，在中学执教20年，1983年转入新加坡教育部课程发展署，担任中学教材编写员。早期发表的作品常用寂淑卿的笔名，后来写散文、游记时则沿用原名《频频夜雪报冬寒》。现为作家协会查帐。

HWG/12



总 序

新加坡胜友书局近十年来在我们文学发展工作中，扮演着积极的角色，不但把我国的文学作品推销到社会各阶层中去，也通过文学作品的出版，把我国优秀的作家与作品给予鼓励和表扬。

这一套文学丛书的出版，象征胜友书局与新加坡作家协会共同为我国文坛努力合作。我们打算不计其数的，一本一本把我国杰出作家的作品推出，内容包括诗、散文、小说、游记、史料及其他形式的作品，只要是好书，我们都愿意出版。

我们希望这套丛书会成为新加坡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，让我们拿出好作品来！

新加坡作家协会会长王润华

一九八七年七月

目 录

总 序

小说集

- i 序
- 6 苏菲亚
- 13 麦先生的爱情
- 25 藤·藤架
- 33 依琳有喜
- 38 赌鬼游记
- 43 那个男孩子
- 50 神经刀
- 55 沫
- 69 追云月

散文集

- 87 断 哺
- 91 转眼春也去
- 95 儿语啁啾
- 100 细雨霏霏墓冢凉
- 104 阿 凤
- 108 金香同学
- 113 午夜蚊语
- 118 狗·落叶
- 123 山锁人家
- 128 后 记

小说集



序

为自己的太太写序，是一件令人感到相当尴尬的事。但因为我自己是学小说的，平时研究小说，分析小说，也写小说。现在太太的第一本小说散文集要面世了，我为她写一篇序，似乎义不容辞。

华淑平时多写散文。她的游记《飘飘夜雪报冬寒》出版之后，获得不少佳评，这是事实。但是知道她也兼写小说的，人数不多；因为她发表小说时，多用笔名——“朵林”就是较为常用的一个。

其实，华淑的小说，是有它的特色的。综言之，大约有下列三点：

(一)置根于生活。华淑的为人，真诚豪爽，绝不矫柔造作。她的小说也一样，着重在描绘真人真事，不喜欢夸张与幻想。但是小说写作的技巧是不被忽略的，尤其是作品的剪裁与结构尤为得体。“沫”中所描写的人生的盛衰，“藤·藤架”中所表现出的人生哲理，“神经刀”中所塑造的人物性格，非常可取。小说中的人物，完全置根于生活，绝非空穴来风，读完华淑的各篇小说，你对她的生活与人生观，会有相当的认识。

(二)描写细腻生动。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，华淑的描写都很细致，颇有跃然纸上的感觉。试看看“苏菲亚”的开头：

姐姐不知从哪里拾来了一只小狗，弟弟高兴得直呼万岁！

妈妈听到小狗的吠声，急忙忙地跑出来看个究竟，啊呀，我的天，小狗，那儿来的？

小姐弟面面相觑，只管伸舌头，扮鬼脸。小狗却骨碌碌蹦跳着过来亲热了。总不会超过两个指头的月龄吧，骨瘦几伶，是只很普通的狗。它舐了舐妈妈的脚趾头，冷不防妈把脚一缩，吓得它连退了两步，黑晶晶的大眼睛带着三分的惶恐，眨也不眨地直瞪着妈妈，活象一个受惊的小儿，不知所措。这幅楞兮兮的神情惹得妈妈忍不住笑了。蹲下身子，正想把它抓过来细端详，它居然不识相地“汪”了一声，掉头就跑。当时的形势正象三国之鼎立，它就在其中奔来闯去，宛然成了网中狗。

难得妈妈兴致好，姐姐向弟弟使了个眼色，两人一唱一和地搭挡起来。姐姐说，小狗的眼睛怎么这么圆这么大呀！弟弟立刻附声说是呀，从来没见过呢！姐姐说，小狗的毛发好柔软呀！弟弟就啧啧地做个磕头虫，还强调这种浅棕色的毛发啊，不必洗澡都是洁净的！说着说着，偷偷地看了妈妈一眼。

小说一开始，作者就把作品中的几个人物（包括小狗）写活了。小姐弟俩渴望收留小狗的心情，妈妈的“中立”心态，小黑狗的跳跃神色，全都写得活灵活现，使人油然而产生一种一直想看下去的念头。这样的开头是成功的，我认为。

（三）小说散文化。也许是擅长写散文的缘故，华淑的小说在

结构上颇有散文化的倾向。当然，小说并没有特定的规律，尤其是现代小说，根本就不斤斤计较于小说的特有结构，或者传统结构。只是小说与散文，自有它们不相同的地方，否则也就没有必要分成两种不同的文体了。当然，华淑的小说自有它小说的特征，只是某些篇章略有散文的气息而已。这，也许正是她小说的特色，本书是一本小说散文合集，大家同时可以读到她的两种文体，何乐而不为呢？

关于华淑的散文，谈论的人较多，我这里就从略了。

希望我这篇序文，可以提供一点线索，能帮助读者对陈华淑的作品，有更进一步的认识。

1988年9月9日

苏菲亚

姐姐不知从哪里拾来了一只小狗，弟弟高兴得直呼万岁！

妈妈听到小狗的吠声，急忙忙地跑出来看个究竟，啊呀，我的天，小狗，哪儿来的？

小姐弟面面相觑，只管伸舌头，扮鬼脸。小狗却骨碌碌蹦跳着过来亲热了。总不会超过两个指头的月龄吧，骨瘦几伶，是只很普通的狗。它舐了舐妈妈的脚趾头，冷不防妈妈把脚一缩，吓得它连退了两步，黑晶晶的大眼睛带着三分的惶恐，眨也不眨地直瞪着妈妈，活象一个受惊的小儿，不知所措。这副楞兮兮的神情惹得妈妈忍不住笑了。妈妈蹲下身子，正想把它抓过来细端详，它居然不识相地“汪”了一声，掉头就跑。当时的形势正象三国之鼎立，它就在其中奔来闯去，宛然成了网中狗。

难得妈妈兴致好，姐姐向弟弟使了个眼色，两人一唱一和地搭挡起来。姐姐说：小狗的眼睛怎么这么圆这么大呀！弟弟立刻附声说是呀，从来没见过呢！姐姐说：小狗的毛发好柔软呀！弟弟就啧啧地做个磕头虫，还强调这种浅棕色的毛发啊，不必洗澡都是洁净的！说着说着，偷偷地看了妈妈一眼。

妈妈心里明白，但是她却没有表示什么。以前也曾养过一只小雄狗，据送它来的朋友说：那是一只名种的腊肠狗呢。腊

肠狗好玩是好玩，却也给妈妈制造了许多的麻烦。除了讲究吃的外，最糟的是要替它收拾各种杂物，哼，那才够你受的哩！似乎狗类天生就有那么一套的本领：拖咬东西。一个不注意，鞋子便遭殃，不是被咬得稀烂破碎，就是被拖到水沟里，累得举家出动，找遍了整个园子才找到！唔，还得到处去寻宝——扫狗粪呢！到了最后，没法子，只好把它绑起来啦，可是它又镇日地吠个不停，尤其是在夜里，为了怕吵到邻居安眠，便把它关在屋子里了。可是翌日一早，妈妈的脸又黑掉了一半，原来那顽皮的小家伙把特意给它铺地的大毛巾咬得满地狼籍不堪，还咬坏了沙发的一只脚。

哎，真是不胜其烦啦！

腊肠狗的下场，转送给了别人。

妈妈把客人送出了大门，回到客厅里，还狠狠地对赖在沙发里发怔的姐弟警告说：以后不准再提起养狗的事呵！

当时妈妈气在头上，连爸爸都爱莫能助，谁教爸爸不是“内政部长”呢？

现在，事情已经隔了一年多，妈妈的气早该平了。今天姐姐放学回家，这一只小弃狗，就如见到了教主似地尾随不舍，一直跟到门口。姐姐一把就把它揽在怀里，悄悄地招呼弟弟开了门，便在厅里闹着。

妈妈的脸色不错，大概有转机吧。

这回姐弟合作得很好，说话很小心，绝不提起“养狗”这两个字，尽在夸赞和悲悯方面下功夫。只望妈妈动佛心，小狗从此有归宿。

谁知妈妈却闷声不响，迳自起身入屋去。虽然没说赶它

走，还须爸爸回来拿主意。

爸爸毕竟有办法，知道妈妈的顾忌，召集姐弟到跟前，说道：你负责喂食他扫地。一切商量已就绪，妈妈无奈点个头，咕咕噜噜地指着姐弟说，答应过的话千万别忘记。

姐姐替它起名“苏菲亚”，是取其高贵娴雅的意思。

要成为一只高贵娴雅的小姐可也不简单。首先就得守“闺”训，不许撒野乱来。因此，小小的“苏菲亚”从此就被套上了铁链。它活动的天地就是那么几尺的圈圈。在这个圈圈里，虽然不怕风吹雨打，虽然温饱有余，它却仿佛不能满足似的，一天到晚汪汪地叫个不停，叫得妈妈心烦，不得不停下工作来叱喝。而它也不笨，一听到妈妈的脚步声，就先安静下来，望着妈妈摇尾巴；妈妈一转身，它又扯起喉咙“唱歌”了。只有在傍晚时分，姐弟俩把它解放出来，逗着它玩，以及在饭后牵着它去散步的这段时间，才是它的欢乐时光。姐弟俩又凑了钱到 NTUC 去买了两根假骨头来给它玩，一则可以为排遣寂寞，一则可以用来作磨牙的工具。

一个星期天，妈妈在厅里折叠姐姐的衣裙时，忽然象发现了新大陆似的惊呼起来：

“虱子！是狗虱！啊呀，你们有没有跟‘苏菲亚’冲凉吓？”

“有啊，每星期都有冲凉的啦！”在六只眼睛注视之下，姐姐好委屈地分辨着说。

那，怎么会有虱子呢？

“是不是妈妈在鲜奶中加了糖，在食物中加了盐呢？”弟弟怀疑地问道。

“怎么啦？”妈妈不解。

“您不是说又吃咸，又吃甜，肚子会生虫？现在‘苏菲亚’肚里的虫都爬出来了！”

“胡说八道的，看我不敲你的头！”

爸爸又拿起了报纸，平静地说：

“明天去买罐杀虫药给它撒上吧。”

又有一次，爸爸买了几桶黑土堆在园子里，准备栽花用。隔天清晨，妈妈又几乎晕了过去。她又在吊嗓子了：

“死人狗，还不滚出来，这么大堆的黑土，你也有本事把它摊平，吓，没见过的！昨晚也不知怎么给上链的！……”

她一面念咒，一面凶巴巴地从土堆里揪出了“苏菲亚”，手下便不容情地加上几道力，打得“苏菲亚”吭得没了声。

爸爸闻声走出来，孩子们也被吵醒了。大家都心照不宣，作声不得，“苏菲亚”呀“苏菲亚”，看你！咳，怎么变成了一只小黑炭？为了使妈妈能消气，爸爸就从旁作势助威说：

“鬼东西，还用不着你来帮我施肥呢！假厉害，放着小姐不做，倒想做园丁啊！下回再敢破坏我的东西，看我不打死你！你以为我象妈妈这么手软的吗？”

“哼，”妈妈白了爸爸一眼。

爸爸并没打诨，虽然他的原意并不是这样，但是“苏菲亚”太顽劣了，居然扒土扒得性起，在摸黑挖地洞哪！她前肢扒，后腿踢，屋前好好的一片草地，不但出现了一个大窟窿，东飞西溅的泥沙土粒，更是污烂遍地，不忍卒睹！

第一个发现“奇迹”的，当然又是妈妈罗。她原来的高音符因为过度的愤怒而急速降低，本来就不太伶俐的口齿，也显得更笨拙了。她咬牙切齿地重复着：

“死人狗，短命狗，死人狗……”

从床上被拉上来的爸爸，不得不履行他的“诺言”了。他找了一根树枝，没头没脑地往它身上打，直到它蜷伏在地上才罢手。丢下树枝，爸爸还厉声指着那大窟窿对它说：

“不怕死的就再挖土吧！哼！”

真的怕了，不敢再挖土吗？那才不呢。不过是三几天的功夫，当它身上的痛楚消失了之后，它又跃然欲试了。想来想去，只好请人造了一间狗屋把它关进去。

日子便在又疼又爱、又气又恨、蹦蹦跳跳、打打骂骂中，倏忽地过了几个月。“苏菲亚”长大了，它完完全全是一只普通狗的样子，而且也因为长大而失去了那份逗人喜爱的天真，甚至由于它的屡次犯规而令人憎厌。无数恫吓的话，诸如：驱逐啦、饿死啦、剥皮啦、……等等都讲过了，但是并不奏效，而且讲归讲，做归做，哪一天缺少它吃的？哪一回离家时不望它一眼，回来时不探它一遭的？它已成为这家人的一分子了。

附近有一片土地，那里有着十多间亚答厝，多是入息不丰的人家。最近因为建屋业的蓬勃发展，地主就以很好的价钱将它卖给了发展商。原有的住户都得到了赔偿金，陆陆续续地搬走了，留下了空屋和几只带不走的狗。这些狗起初还守在旧居等候主人归来，久而久之，大概也明白主人归欤无期，便四处流浪觅食。其中有一只长相威武不群的大雄狗，与“苏菲亚”偶然相遇，居然一见钟情呢。

薄暮时分，姐弟俩正和“苏菲亚”在园子里玩，忽然“苏菲亚”一个箭步奔到铁门边，对着从门口经过的野狗队狂吠，它的吠声引起了“街坊”的共鸣，一时“汪汪汪”的组曲此起

彼落，象要把这批陌生的狗群轰走似的，煞是热闹！可是当别的狗还在狺狺叫战的时候，“苏菲亚”却和那只大雄狗在作隔门恋呢！狗鼻嗅着狗鼻，喁喁私语，好不亲热！若非姐弟合力喝退了那流浪儿，还不知要纠缠到何时！

“苏菲亚”只好痴痴地目送流浪儿走了。

以后，差不多每天都有类似的事情发生。

兄弟把事情告诉了爸爸和妈妈，妈妈猛然省悟，啊呀，苏菲亚已有7个多月了，应该带她去作一项绝育手术哩。爸爸听了点点头。花了几个月的心血，好不容易才把“苏菲亚”改造得驯良一些，岂能就此被人勾引去了？

可惜“苏菲亚”并不知道这项手术竟是它们相恋的一种阻碍。12小时的痛苦，换来的是终身的遗憾。可恶的人类！霸道的人类！只为了栖身有所，“苏菲亚”付出的代价太大了。

也许是对外面自由世界的向往，也许是为了追求伟大的爱情，“苏菲亚”下了决心，趁着弟弟开门让爸爸的车子驶进园子的时候，它便搭个空儿奔窜了出去，任由全家人的呼喊，它都充耳不闻，头也不回地跑了。凭着它那灵敏的嗅觉，它终于找到了大雄狗。就在那片土地上，它们互相追逐，尽情翻滚，恣意纵跳，旁若无人。对于“苏菲亚”，这可说是一生中最开怀、最兴奋的时刻了。它拼命地跟随着大雄狗，舔它、吻它，一味讨它的好，可是大雄狗几次扒到它身上，都不能逞达兽欲，渐渐地，大雄狗也就意兴阑珊，自顾自地寻找别的对象去了。可怜的“苏菲亚”不知就里，还在跟前跟后，搅得大雄狗不耐烦，好几次转头吼它咬它呢！

现实是残酷的，天色一黑，肚子就响起了革命的号笛。一